

生/活/随/笔

云端上的韭菜香



羊子

上周前往山东出差。临行那天上午,处理各种事务,我在办公室里忙得陀螺一样旋转,连午餐都无暇顾及,便匆匆赶往机场。好在舱门即将关闭之际,我幸运地赶上了航班。

心中暗自庆幸,松了一口气。找到位置刚刚坐定,突然一股浓郁的植物香气扑鼻而来,它如同悠扬的旋律,在我的空腹中奏响,唤起了我对这种香气独特的情感,熟悉又温暖。

我试图用手捂住鼻子,把香气隔离开去,以安慰辘辘饥肠。但那股香气却丝毫不加体恤,仍如调皮的精灵,顽强穿透指缝,进入我的鼻腔,直达心扉。

我环顾四周,目光落在了邻座的一位大爷身上。他看起来似已年过八旬,脸上带着一抹慈祥含蓄的微笑。见我捂了鼻子,也正静静注视着我。我注意到他脚边的一个袋子,鼓鼓囊囊,顶部露出一簇翠绿,没错,就是诱人的韭菜,香气从那里发出来。

老人家似乎察觉到了我微妙的表情,露出了一丝歉意又似乎带着些许讨好的笑容。他低头紧了紧袋口,小心翼翼地将袋子挪向自己,仿佛是在守护一件珍宝。

在物流如此便捷的年代,携带一包蔬菜登机,确实令我感到意外,也让我好奇。记忆中,物流尚未发达的时代,家人也曾带着自制的食品长途跋涉,那时,每一块食物都承载着爱的情谊。

我轻声询问他的旅途终点和带着韭菜的原因。大爷见我并不反感,情绪放松下来,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我,此行是去探望女儿,这些菜是他今天早晨从自家地里现采现摘的。

“我女儿叫我什么都不带,实在要带,就带点家里的菜。”大爷说这话的时候,刚开始有些歉意的笑容,变成了一脸的自豪和满足。

飞机抵达后,我紧跟在老大爷身后,生怕因太重,他拎不动。同时,我也想一探究竟,他的女儿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,怎么会让老人为她千里送菜。

老大爷拎着袋子,急迫地快步往前走,仿佛是要奔赴一场久违的盛宴。到了出口,我看到了一个气质高雅、看起来生活富足的女士,她立即接过老人手里的袋子,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,老人家脸上则满满的宠溺。父女俩依偎在一起走出机场,

在人群中渐行渐远的背影使人感动不已。

此行出差,我参加的是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经验交流大会。面对各年龄层次人群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,全社会都在关注、努力,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高质量建设。特别是面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,大家都在研究如何让老人幸福安度晚年。

会议讨论中,专家提问:“孝敬父母最好的方式是什么?”

与会者根据自己的体验,做出了千百种不同的回答。回答最多的是“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,所以陪伴是孝敬父母最好的方式。”然而,专家给出的最佳答案却是“孝敬父母最好的方式,是让他们做事情,多做事情。让老人通过做事情体验意义感、价值感、成就感,让他们内心感到快乐,这才是我们孝敬父母最好的方式。”

回想起飞机上偶遇的老人,我恍然大悟。孝敬老人并非只是给予物质上的满足,也不只是我们挤出时间陪伴,更重要的是尊重他们的意愿和选择,让他们在生活中找到价值和意义。老大爷拎着那把跨越千里的韭菜,包含了对女儿的想念和爱意。他的女儿也深谙孝敬之道,让父亲在做事中体验到了快乐和满足。

多年以来,我陪伴母亲的方式也多是给予物质上的满足和挤时间陪伴她。然而,我却忽略了母亲内心的需求和感受。她辛苦了一辈子,却还在老家的屋顶开辟菜园,经常带着她种的蔬菜坐轨道车,转公交车把菜送到我家,我却却没有细心去体味。常常以不需要你这些菜,你这样辛苦又危险为由责怪她。她每次来我家,总想为我多做一些家务,而我又担心累着她,又总把她追出厨房。

这次交流会,让我意识到自以为是的孝敬方式,或许并不是母亲真正需要的。此后,我将开心地告诉母亲,我喜欢吃她种的蔬菜,特别是香喷喷的韭菜。我要让母亲在我的厨房里,用她几十年的老经验对着我“指点江山”,让她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我对她的需要。

云端上闻到的韭菜香,提醒着我,孝顺的意义远不止于物质的给予或是时间的陪伴,它更关乎于深入理解和尊重老人内心的需求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清明祭父



廖黑叔叔

摆上一个陶瓷碗
放上一双竹筷子
妈妈说你就会回家
回来吃饭吃菜吃几口白干

这么多年了,真希望
你能踏着两支筷子搭成的桥
过来静静坐一坐,然后
再踏桥回去

(作者单位:重报都市传媒)

怀念



殷贤华

怀念的人喜欢后退
可以退到十几年前的村庄
甚至退到襁褓中的那个夜晚

丝毫不理会纷乱的雨滴

怀念的人最在意清明
他远远地握住故人的手
喃喃自语,或者促膝谈心

怀念的人喜欢月亮
如果无眠
一夜就可过完一生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清澈率真清明时



钟隼

清明时的思念清澈透明
晶莹率真无丝毫杂质

清明时意境深深

清明时的雨滴
从天空浸润地面
从地面滋润地心
饱含悠长至臻情感
融汇古今无限亲密

清清又透明——
春暖花开升
人杰地儿灵
(作者单位:江津区白沙镇政府残联
办公室)

心/香/一/瓣

夜雨湿透的追思



唐富斌

深夜的窗外,清明前一席草木上的雨滴声,令我不觉眼角已湿润。今夜,我想念父母了。

掐指一算,父亲走了41年,母亲走了24年,今年父母分别诞辰104岁、97岁。家人回忆,父亲临走时嘴里虚弱似游丝的气息老是悠着,其实牵挂的就是远方的我。后来,母亲说去为孤苦的父亲煮饭,也不知是否捎去了化解他老人家心结的讯息。

幼儿时期,我患了一场不知名的大病。父母不离不弃,气喘吁吁地接力赛般抱着奄奄一息的我,到山外的万盛城区求医。一些熟人见状纷纷摇头:那娃儿没救的咯。当医生打针时,我居然因痛感而发出了微弱的哭声。小子的命来之不易,家人从此对我疼爱有加。那时农家的主粮多为红苕、洋芋、苞谷、高粱、豆类等食物,大米简直稀奇至极。但尽管如此,父母宁愿自己的牙缝粒米不沾,也要每顿为我蒸上一小茶盅米饭……

中考后我进入城区读书,因生活重压而使身躯过早佝偻的父亲,为我背负着当床垫用的大捆稻草,在风雨中送了一程又一程。可那时,我心里竟然暗嫌父亲散发出的泥土味在城市同学面前丢了面子。但心底澄澈的父亲却没那样的盆肠子,他给人的是大山一样的静默、宽厚和从容。

高考后,我抱着去军队大熔炉、大学校学习的梦想,参军从戎。辞行乡关的前夜,父母寝卧难安。第二天清晨,父亲和三个哥哥早早赶至万盛火车站,想送我开启新的旅程。站台上,熙熙攘攘,人声沸腾,我融进身着草绿色戎装的浩浩人流,上了运兵的专列。可是,父亲却没能见着我。据说那天早上,父亲追逐着喷吐蒸汽、鸣放汽笛而开行的火车,跑完了长长的站台,直到惆怅、湿润的眼神里列车消失在尽头。在生命之灯行将燃尽的最后时刻,父亲嘴唇微颤无言——他分明仍思念着我,他丢不下的么儿。就这样,故乡的火车站,成了今生今世我与父亲诀别的最后的驿站。

若干年后,我在心里带着几枚部队授予的军功章、几枚地方工作颁发的奖章,带着妻小,面对父母蜗居的那所坟莹那所房子,泪流满面地叩首、叩首、再叩首。哽咽于喉的千斤铁石,让我连半个字的话语也吐不出来。

(作者系万盛经开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)

往/事/回/首

一幅画



江伟

一幅花鸟画,端挂书房,二十年如一日。画非出自名家手,而是岳母生前所作。还是女儿刚进小学那年,病卧于床上的老人,坚持着要给外孙女一件特别的礼物。断断续续月余,老人终于画完一幅花鸟来。其时,老人已七十有八。

画是竖幅的,高两米出头,宽一尺盈余。画面上牡丹簇拥,蝶鸟相映:十来朵牡丹竞展花蕊,惟居中那朵还初现着花骨朵儿;枝头上双飞蝶翩舞,闲庭间比翼鸟信步。画的左上角,留有老人题记:希前途似锦鲜花争艳,江之韵孙女留念。我不怎么懂画,但那花骨朵儿、双飞蝶、比翼鸟,至今感动着我,丝毫不减。特别是,那则题记,每每让我难以释怀。每年的春节,我都会为其细细拂尘;其它日子里,它就那么静静地端挂着。

数十年艰难劳作,儿女们都长大成人。岳母以前常去干活的地方,是河对岸十五公里处的小煤矿,一次次地挑上煤,一次次再返至县城贩卖。那些伐薪烧炭南山中的男工们,无一不被这个经年包裹煤尘的女人震撼。在其它的日子里,老人还会帮一些人,弹棉花做棉絮贴补家用。这样的日子,在希望中坚韧地重复;这样的日子,儿女们在健康中成

长;这样的日子,岳母终于患上了严重的肺心病。

大女儿的青春早逝,成为岳母心中永远的痛。好在懂事的么女儿,用自己的孝心日复一日地抚慰着老人。爱女而及婿,我的每次前往,老人皆如过节一样:一大早,就会在屋间灶头忙活开;一半晌,就会摆出一桌好饭菜来。然而,每到喊开饭,老人又会坚决不上桌,只是歇靠在一旁躺椅里,一迭声地重复:多拈菜,多喝汤,汤养胃。

岳母的娘家,在湖北黄陂。娘家经营榨油坊,家境尚算殷实,故而得以自小习绘花鸟,观读诗书。长年照顾岳母,岳父亦成良医。为岳母输液、送药、擦身,是岳父每日必做的事。多少个白天,岳父足不出户,伺候着岳母的起居;无数个夜晚,孤灯之下,记录着岳母的身体状态、情绪变化、用药情况。每当岳母情况变好,岳父则喜不自胜;一旦情况恶化,岳父悉心料理从无丝毫倦怠。

只是,扫墓时,岳父突然间的老泪纵横,让我第一次听到那种彻底放开了的哭声。

每每凝望那幅画,我都清晰地看见:花骨朵儿依旧绽放着;双飞蝶依旧翩翩舞着;比翼鸟依旧信步着。

(作者单位:巫山县文旅委)